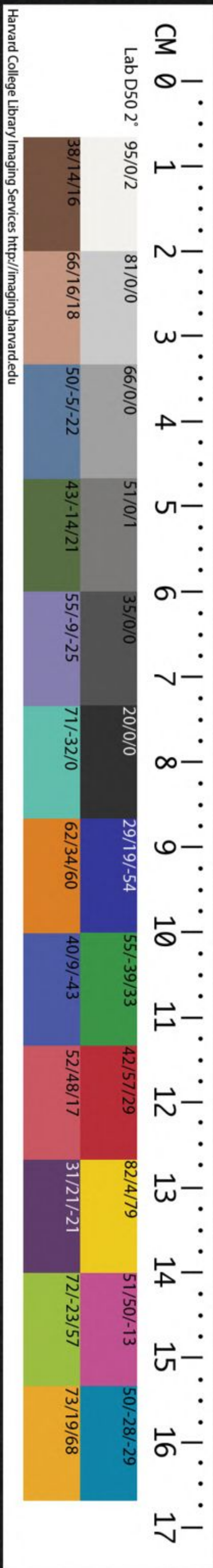


T 2512/4920

26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鼎鑿葉太史彙纂官板鑑綱卷之四十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唐紀

中宗皇帝下

鑑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鑑或告文昌星名北斗魁星之前興為武后親倖故號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

命來俊臣鞠之後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

法興曰此甚易爾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

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

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

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

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綱九月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

興來俊臣鞠周

請入此甕

狄仁傑不願
知諸者名

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諸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諸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李昭德諫以
姪為嗣

綱周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先是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元輔等不從，太忤諸武意，皆坐誅。慶之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李安靜唐家
老臣

綱周殺右將軍李安靜，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

安靜不肯署
表勸進

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安靜，綱之孫也。

劉友益曰：綱目書周所殺必曰殺其某官某其者，何外之也。右將軍武氏所命也，則曷為不書其內。安靜也。安靜不肯署表勸進，可謂義矣。及下制獄，俊臣詰之，辭曰：唐家老臣，須殺即殺，則安靜心乎唐者也。故不書其所以，殊安靜於武氏之黨也。

鑑壬辰九年，周武氏如意元春正月，帝在房州。

鑑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

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俱推吐雷反官之泛如用

推推聚侍御史，益脫益作挽小孟也，脫者挽之形，模官校書郎有

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供孤心存撫使，眯莫禮反目聖神。皇御

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

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

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車載斗量

麴心眯目

英賢競為之
用

此明主所為

胡寅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誹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俛首也

劉朝箴曰蚤智之士常沉幾而絜身不忍詢以自點况丁汚濁之世肯齷齪效乘權藉勢之人鱗集於朝羽翼諂附乎女主哉乃史載武壘明察善斷英賢亦競為之用則是察斷乃駕御賢才之術而英賢媿媿泯泯以忍詢自點乎噫非然也偽周武氏以一尼媪而革唐之命房州帝子不見天日久矣英賢抱忠赤者能勿焦然不寧曰吾其真飛遐舉而子焉以去豈曰不智其如乘輿未返宗廟社稷何於是不得已僭爵服官聽其任使陽浮北面以事而陰圖乎鍛鸚鵡之翻陽為遇雨若濡而陰未嘗忘其市呼袒左之心隱忍不去委曲以行其忠唐之謀夫固競為房州帝子用競為文皇宗廟社稷用而非真競為武氏用也昔羅景綸曰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平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梁公不與武氏立異狄公豈黨武氏者乎何者定大業者潛慮而密謀大抵然也狄公固英賢白眉又安知彼一時競為之用者非公密授之謀而英賢心公之心則然哉

綱周以郭霸為監察御史霸以譖謖拜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糞耳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綱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為縣令時來俊臣羅告羅織七人之罪而告之任知

書狀置綿衣中

古狄仁傑裴行本裴宣化盧獻魏元忠李嗣真謀反親鞫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耳從誅戮反是實後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亦為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考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

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萬年主簿徐堅上疏曰。書有五聽。一辭二色三氣四耳五目之道。令著三覆之奏。比來推按反者。得實即斬。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又法官之任。宜加揀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

杜肅懷飲上告

召客亦須擇人

綱夏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眾。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飲。啖同一口之食也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綱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

姑姪何如父子

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况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盡反邪。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

此石赤心

昭德謀慮之善

胡寅曰。以文而觀。昭德為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譎去承嗣。所以剪其翼也。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其氣燄亦少損矣。

鑑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

臣數百家。其刺史即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

鬼朴。言其身必見誅死為鬼也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

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接問。引

善思公直敢言

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惡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

比知變之善

妙策今之芻狗

朱敬則周矩論酷刑何如

綱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伺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訂義芻草也結草為狗形以解厭祭時伏所用已則棄之喻今不可用也願室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

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昭德敬則得其情

胡寅曰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氏猜阻辨詐豈易諫哉而李昭德朱敬則變其所難如反手之易得其情故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綱冬十月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為厭呪太后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湛為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禱而發其事御史薛季昶按之當斬其子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以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當絞令吏以白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耶既食掩扉熟寢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坐除名

宰相撰時政記

綱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姚璿之請也

有功掩扉熟寢好生聖人之大德

胡寅曰唐制宰相脩史固非善法然記注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使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則偽美而易惡假善而蓋非實事不必書書事不必實而不復可信矣况武后行事污曠冊牘姚璿為之隱掩故建是議耳然世未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天下人固記之矣不力為善而惟人是防將見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鑑癸巳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師德寬厚

此所以為吾憂
唾面自乾

鑑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作色也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矣而受之耳

綱師德嘗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為田舍夫誰當為之

綱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

金藏剖心

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太后令舉入宮使醫內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鑑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載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月梨花

鑑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景倫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

杜景倫直宰相

宰相也

胡寅曰卉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景倫失之矣必以梨不應花而花為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為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易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

綱周貶其內史李昭德為南賓今廬州府靈山縣尉昭德恃太后委遇頗

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參軍丘愔上疏攻之曰陛下委任昭德而昭德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權重一去收之極難太后由是惡之故貶

綱十一月周明堂火太后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懷義又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張於天津橋南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諱之但云工徒誤燒麻主所致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歐殺之以明堂火制求直言獲嘉縣名屬衛輝府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微幸一也海內具僚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緋服眾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牧

劉知幾表陳四事

知幾著思慎賦

武攸緒棄官歸隱

武攸緒其智足嘉

武攸緒能恬澹遠禍武攸緒高人數等

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

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鑑乙未十二年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攸緒少有志

行恬澹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

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又居茅椒复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

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胡寅曰武攸緒舍爵辭官安於巖壑而使后不之疑其智足嘉矣武氏量雖非宏而識闊達規其所為無偽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論之當時奇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於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夷雖俱稱百世之師然自附於展禽而失之則將有偷合苟容之行自附於伯夷而不至猶不失為守道潔身之人然下惠亦豈易為邪直道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夫豈苟於一官而求容悅於其君乎

劉友益曰諸武方為天派而攸緒獨能恬澹寡欲遠禍其高人數等矣

問司馬孚武
攸緒朱全昱
孰優

方孝孺曰求之二千載問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為所變者三人
司馬氏之孚武氏之攸緒朱温之兄全昱皆知篡逆之非唯攸
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為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
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矣

鑑丙申十三年

周武氏萬歲
通天元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秋九月突厥寇涼州都督許欽明為突厥所執後默啜寇靈州

欽明求美醬
梁米及墨

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

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論其意者時欽明兄欽寂為討擊

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虜將圍安東今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欽

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

欽明志節之
士

之

劉友益曰欽明周所命也何以不書周全欽明也凡執善辭也
力屈而被執耳欽明執至靈州城下猶作隱語使襲虜營則亦
志節之士也故不書周
不以周之臣累欽明也

綱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太后制起狄仁傑為

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

遣還農百姓大悅

元崇剖析如
流

綱周以姚元崇為夏官侍郎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即中姚

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而擢之

遠近聞者相
賀

鑑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

有功蹈道依
仁

賀宗城今廣平府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

潘好禮設客
問

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

徐公於今誰
與比

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

徐公當於古
人中求

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

徐公所行其
難

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

難易之間優
劣見

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

問張釋之徐
有功優劣何

恣虐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

如
方寸地何所
不容

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綱十一月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少卿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綿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普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鑑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綱三月周立突厥默啜為可汗突厥默啜請為其女求婚太后遣閻知微田歸道冊拜默啜為遷善可汗知微見默啜舞蹈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留不遣初唐處突厥降者於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

歸道長揖不拜

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姚疇揚再思請給之鳳閣侍郎李嶠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瓊等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穀種四萬斛雜絲五萬段農器三十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默啜由是益疆歸道還與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為默啜必負約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後默啜入寇太后族知微而摧

歸道

王及善陳治
亂之要

綱夏四月周以王及善為內史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起為滑州今大名府滑縣刺史太后召見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為根本卿不可出遂留之

綱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訂義晉石崇有伎妾綠珠孫秀求之弗得乃勸趙王倫誅崇綠珠遂自投於樓下死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

喬知之作綠珠怨

之

士民相賀於路

鑑周來俊臣棄市。仇家爭噉其肉。斯須而盡。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皆始帖席矣。

初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

對曰。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止見滅族。太后乃赦之。

綱周遣武懿宗等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屬力不勝賊。苟以求生。豈有叛國之心。懿宗擁疆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誣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

綱秋九月。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引朝臣謀反。朕使近臣就問。皆自承服。今興俊臣死。不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姚元崇對曰。比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有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

綱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仁傑上疏曰。天生四夷。皆在先

狄仁傑諫伐
二虜

王封畧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近者頻歲出師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如此數年可使三虜不擊而服矣

狄張皆心平
唐

劉友益曰自仁傑相而中宗始有詣行宮之召故不書周所以表其為唐也終太后之世惟狄仁傑張柬之同平章事不書周皆心平唐者也

鑑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曆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武承嗣三思營眾為

仁傑諫立武
氏

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

親
姑姪母子孰

王者以四海
為家
元首股肱同
一體

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合食也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

起二子則兩
翼振
吉瑱從容說
二張

網太后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瑱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瑱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瑱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徐彥伯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快快遂發病死

狄公惟復唐室為念

仁傑感悟武氏

金湯非粟不守

仁傑足繼祁奚

胡寅曰人臣建策効計當原其心誠為國邪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狄公精忠惟後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况狄公之請已在前乎

尹起莘曰廬陵之歸自仁傑為相之後從容進說切而不迫卒能感悟武氏遂有復還唐社稷之意故綱目於此先書以仁傑平章事不係之周則明其本志為唐非武氏得而臣之也繼書帝還東都正以見復唐之績原于仁傑為相之後也

綱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媯檀今順天府密雲縣等州河北諸州聞之爭發

民脩城衛州刺史敬暉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穫而事

城郭乎罷使歸田百姓大悅

綱周以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

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訂義

祁奚晉人悼公時為中軍尉請老公問代之者稱解狐其讐也狐卒又問對曰臣之子午也可羊舌肸死公問孰可代之者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奚稱其讐不通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平公立起奚為公族大夫

行冲規諫仁傑

行冲請備藥物

藥籠中何可一日無

梁公有國良醫

行冲藥籠中

二者廟堂鼎

懷英五善醫國

事舍人元行冲傳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

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環味

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蔡清曰古人謂美疾不如藥石則參朮攻疾與珍味適口者其所得孰為多哉梁公之在唐固有國之良醫也桃李植矣參苓收矣而行冲之數規諫猶藥籠中物不可一日少者非行冲不能致梁公之重非梁公不能容行冲之規二者相遇而交相成焉此所以為廟堂鼎俎而

李唐宗社既危而復安歟黃洪憲曰為大臣而能壽國脉于將絕者非獨其忠貞茂也蓋有良士之資焉天下猶人之一身君其心乎大臣其喉舌乎文

武吏士億兆元元環列于朝莖其耳目口鼻四支百骸之屬乎

脫有一人焉腹心病于內耳目口鼻四支百骸病于外支離委頓呻吟旦夕而獨喉舌之間猶能通飲食也其將以醇醲之味

滑之乎抑將以瞑眩之藥治之乎滑之以醇醲則死期至治之以藥石則生理復此天地常然之大數也假令懷英當武曌肆

惡之日天下困急之秋君非我不寧國非我不定苟緩其獨智以先天下而骨鯁忠良之士擯不見用精神必有所不貫元氣

必有所不流而國脉且殄矣其何以續之乎吁若懷英之聽元行冲真可謂善醫國者也

善醫國者也

綱九月突厥陷趙州周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不死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閉目不言虜乃殺之虜退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

綱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之心

鑑周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

處事摸稜持兩端

時人謂之蘇摸稜訂義摸末落反稜廬澄反摸捺捫搨也四方木燮和之道無答但用手摸末稜

綱冬十月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迫者虜退懼誅往往匿仁傑上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

土不安此為大事諸為突厥契丹脇從之人皆是計逼情危且圖賒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眾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自食蔬糲禁其下不得侵擾河北遂安

狄公幾與子昂比狄公懇懇為唐計

胡寅曰陳子昂陳說武氏其論亦美而或者譏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也狄公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為懇懇恐百姓虛弊根本搖動為唐計耳

鑑已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春正月帝在東宮

清正有大臣之節

綱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為言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骨太后不許以為左相罷政事

鑑周納言婁師德薨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

婁師德薦狄仁傑
師德可謂知人
婁公盛德

婁師德以功名終
成功惟仁傑一人

仁傑所以深報師德

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擗排也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知之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又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徐昭文曰武氏之亂仕於其朝者皆偽官也然能引薦忠賢卒成匡復之功者惟狄仁傑一人耳然而薦仁傑者婁師德也况師德寬厚清慎盛德長者卒謚曰貞非虛美矣
劉朝箴曰嗚呼此乃仁傑所以深報於師德師德之所以深望於仁傑也何者當武氏革命之初其心鯁鯁然惟恐天下之忠臣義士一合而圖之是故進慘刻之吏與羅織之獄以搏噬天下之士當此之時其不免者十八九使師德之薦仁傑自以為已之黨仁傑感師德之薦又從而德其人則武氏之疑幾何不重而奸人之譖幾何不入哉且武氏多智者其問仁傑也蓋亦有所疑惟仁傑能悟其機故其言師德也若不相知而其與師德也若不相下蓋所以匿其深交之迹使師德之薦已出於無心而已之受人之薦也若不聞此仁傑之意亦師德之意也不然師德薦仁傑仁傑進東之其相與與唐而廢周武氏自用其

人而自受其計顛倒反覆於數人之手而卒不悟何與當東漢之季宦官之禍極矣竇武陳蕃相與切齒而欲去之武則薦蕃於朝而蕃則露章以譽武是二子者非不賢也其相結非不厚也其相稱非不美也然終以殺身而事不集故夫君子之相與處於不幸之地固無拘夫區區之細謹以為恩義嗚呼仁傑之於師德蓋武仲之所謂藥石而陳蕃之與竇武乃武仲之所謂美疾也與

常嗣立解衣代杖

綱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人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他岐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鄉之負冤得罪者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幽明歡欣和氣感通矣不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為稍寬

綱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固今温州府平陽縣尉太后以頊有幹畧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視懿

馭馬須三物

吉頊願陳一

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鉄鞭二鐵撻三七首鞭之不服則撻其首撻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七首耶頊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太后問之頊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綱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罷太后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忤旨遂罷元

陸元方陰德

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封以進臨終悉焚其藁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成吾直臣之氣

綱周以狄仁傑為內史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苑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且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鑑庚子十七年

周武氏久視元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綱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囑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

國老不名

張柬之宰相
才
狄仁傑薦張柬之

桃李悉在公門
薦賢為國非為私

鑑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太后信重梁文惠公狄仁傑群臣莫能及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太后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醞藉雅量蓄積也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音落有才辨也奇材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今刑部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今兵部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門生也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仁傑常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

鞚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嘗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

取日虞淵潛授五龍

仁傑志行

仁傑始終為唐

歐陽脩曰武后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蒙耻奮忠以摧大謀引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也潛授五龍夾之以飛世以為名言云揚萬里曰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狗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尹起莘曰武氏廢唐人神共憤仁傑蒙耻奮忠每以母子之說感悟武氏武氏亦信重其說而從之紆徐不迫卒復唐緒故綱目於此特筆起義書爵書謚而不係之周以著仁傑始終為唐之意為天下後世不忘本朝者之勸也李京曰世降李唐牝雞司晨問其君則帝子蒙塵於房州而日懷桑梓之望問其臣則青綠朱紫於四時而民有憔悴之思問其政則唐經已亂于周紀而國有板蕩之危九月梨開獨占先春之苑六即蓮花徧植宮中之紅摧奸煽亮宗盟得志李唐之天下始將傾之大厦非一木所能支矣而梁公獨能歲寒堅松栢之操疾風勵勁草之心自以人臣之于國家義同休戚苟坐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梁公一舉而三善備

視皇嗣之幽廢而漠然不介諸懷則今日雖得潔身於亂朝他日何以見先帝於地下故以其身當不測之變周旋其間披忠盡瘁登進賢能非故萃其群而欲植鄙以為私恩之交正所以孚其號而欲盡簪以為朋來之助庶大蹇可以克濟而吾之心始無負焉耳故吾于梁公之舉東之為國忠也知人智也卒保其身以濟其君哲也一舉而三善備梁公真無間然矣獨惜五王所以處此者未盡善焉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薛季昶慮之矣三思尚存悔且噬臍劉幽求言之矣吾意諸君聞此當必有惻然思憬然悟滅此而後朝食者奈何置之弗恤竟使罷政敗殺而昔日桃李一朝剝落殆盡矣是非梁公負五王而五王負梁公也噫

韋安石面折武張

綱周以韋安石同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嘆服

鑑辛丑十八年

周武氏長安元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武邑

縣名屬真定府

人蘇安

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

矣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書奏太后慰諭而遣之

綱三月雨雪蘇味道以雪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

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

王求禮不賀雪牛

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

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

賀求禮賜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

綱夏六月周以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母本微賤妻叱媵婢母聞

李迥秀出妻

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問何邊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

綱冬十一月周以崔玄暉為天官侍郎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

令史設齋自慶

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十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置和戎城。北境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縷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鑑壬寅十九年

周武氏長安二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五月。蘇安恒復上疏。

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

蘇安恒請禪位東宮

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此將軍猛厲無敵

吐蕃遣使者論彌薩求和。宴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休璟入朝。亦預宴。彌薩屢窺之。太后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休璟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

命蘇頲按雪冤獄

十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頲按雪冤獄。時御史魏靖上疏。以為陛下既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申其枉濫。太后乃命蘇頲按覆。由是雪冤者甚眾。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

佳客可與議事

張循憲薦張嘉貞
嘉貞
寧無一官進賢
張循憲得人

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請以已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見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即中賞其得人也。

鑑癸卯二十年周武氏長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綱秋七月周以唐休璟同三品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絕。太后命休璟議其事行之。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曰：恨用卿晚。

鑑九月魏元忠為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馘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父長。太后怒。下元忠馘獄。將使與昌宗廷辨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爾。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遂貶元忠為高要縣名屬尉。馘說皆流嶺表。

張說許證元忠
宋璟劉知幾囑張說名義至重
萬代瞻仰在此舉
無汗青史為子孫累
昌宗從旁迫趣使言

張說蓬生麻中
君子貴三益之友

胡寅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蓬生麻中。勢不得不直耳。苟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耶？君

子所以貴乎
三益之友也

綱初元忠為洛州長史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

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

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何在岐州

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太后默然而止及元忠得罪朱敬則抗

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

安恒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惱惱皆以為陛下委信姦宄斥逐

賢良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不聽元忠入辭言曰臣

老何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

二小兒終為亂階殿中侍御史王峻復奏申理宋璟謂曰魏公幸

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峻曰魏公以忠獲罪峻為義

宋璟自愧負朝廷

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

崔貞慎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太

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鞠之懷素曰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

不以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太后意

解

鑑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

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

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

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即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

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

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二張憚宋璟
方今第一人
中丞奈何卿
五郎

胡寅曰武后雖肆行誅殺而當時號為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
寵信和惡之人反多不免至如狄仁傑徐有功朱敬則宋璟之
徒則保護尤力其與庸君遠矣非惟盛時弛張如志及其末路
衆正畢集而終賴以免豈非智術之高歟

懷古有文武才

懷古輕騎赴夷獠

忠信可通神明

為相以用人為先

為相以用人為先

綱周以裴懷古為桂州都督始安今桂林府獠反朝廷思得良吏以鎮

之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才太后用之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

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

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領外悉定

鑑甲辰二十一年周武氏長安四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綱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敬則為相以用人為先自餘細務不之

視

綱三月周以韋嗣立等為諸州刺史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

令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

職除授牧伯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

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韋嗣立等二

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其後政迹可稱唯薛謙光司馬鎰而已

鑑秋七月以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諛媚取容司禮少卿

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向似

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

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

爾

綱周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為長社令

綱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

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

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綱十一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時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

累日惟易之昌宗侍側許州屬開封府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

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崔神慶宋璟鞠之神慶

楊再思高麗舞蓮花似六郎

戴令言著兩足狐賦

張柬之沈厚有謀張柬之能斷大事

宋璟志安社稷

宋璟不見景宗

奏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有原璟奏昌宗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斬太后不許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亦不聽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省免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特敕赦之璟嘆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胡寅曰太后不以內嬖之私屈外庭之議肯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困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才大畧殆與孝武等矣

陽嶠不樂搏擊之任

綱周以陽嶠為右臺侍御史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御史職討奸猾如鷹鶴搏擊鳥雀也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

之路乃擢用之

東之等謀討武氏之亂

鑑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時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敬暉桓彥範袁恕已謀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

二豎

易之昌宗也

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

相公處分遂與定謀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今寧夏衛至都柬之彥

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

唐分宰相為南司稱南牙宦寺

為北司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暉彥

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

慨然有匡復之志
君記江中之言
今日非輕授
彥範以事白其母

聖皇帝

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今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父居東宮，天意人心，父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張柬之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

聖人例以孫書
張柬之不能善始善終

胡寅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盡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錮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東之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夫惟如是，故不旋踵而常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訂義。文姜魯桓公夫人，桓十八年及文姜如齊，以為常事也。齊侯通之，而使公子彭生拉公幹而殺之。哀姜魯莊公夫人也。莊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後莊公薨，子般即位，慶父使人弑之。魯人立閔公，慶父恨不得立，又使人弑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慶父通於哀姜，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何休曰：為淫二叔，殺二嗣子。

丘濬曰：武氏之罪，誅之固不容誅矣。何廢之足云？但中宗其所生也，以義論之，母雖輕於祖，以恩論之子終無絕母之理也。當時大臣遷之別宮，復其後號，誅絕其宗族，黨與凡在武氏臨朝之時，助武氏抑唐宗者，一切按問之，量其輕重，以定其罪狀，或

唐中宗十四卷
誅或竄以為後世之戒可也一時具臣不知出此反仍其舊稱而加以美號豈不悖哉

綱以張柬之表恕已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鑑二月復國號曰唐復立妃韋氏為皇后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綱姚元之為亳州刺史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刺亳州

鑑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比三思也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

薛季昶劉幽求請去三思

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

朝邑縣名屬西安府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

上官婉兒者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傍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

綱以武三思為司空同三品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畧盡今陛下反正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邪不聽柬之等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

及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

呂祖謙曰二張乳臭未乾寵驕於諸武三思奸謀遠過二張五王定計汲汲於二張惟恐不葬粉至三思反不屬意是得虎不縛自貽伊戚也方斯時三思宣淫韋氏者矣五王獨不知常氏足掣帝肘耶禍如丘山而弗省故君子遭變事必資明智而後濟劉友益曰武氏亂唐亘古無有五王不能誅除禍根誠為失策然中宗獨不念幽囚之辱乎既登九五掃除元惡惟恐弗及夫何復位未幾乃反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矣

綱三月以安車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既至固請還山許之

胡寅曰武攸緒之志不緇於其族卓矣他人避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革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來也應召而來遺榮而去當是之時一人而已

綱夏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墨敕除官桓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曰陛下初復大位下制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拾遺李邕

桓崔固執不可

依緒不緇於其族當是之時一人

五王誠為失策

堯舜亦脩人事

上疏曰若有神僊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為帝王者亦脩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恠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後乃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瞻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為三思謀主

五人瞻畧過人

三思登樓問策

綱五月三思與常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

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謀脩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五王不知人
五王為崔湜所反
五王智不及此

胡寅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宜為崔湜所反也。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同其動靜？是時建議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為晚也。若中宗與帝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三思所道醞乎？惜哉五王之忠而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綱以岑羲為秘書少監，畢構為潤州刺史。初五王之請削武氏諸王也，求人為表，眾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甚激切。中書舍人畢構次當讀，辭色明厲。三思既得志，羲改秘書少監，出構為潤州刺史。

綱以宋璟為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元琰請棄官為僧
元琰由衷之請

綱以楊元琰為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為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綱秋七月，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制求直言，右衛參軍宋務光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宜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元忠素負忠直之望

綱冬十一月，皇太后武氏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

元忠捧制感咽

事去矣

元忠以義為重

胡寅曰元忠慷慨論事屢瀕危殆無所屈折是以利為輕以義為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如耶而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貪志焉卒為三思所陷容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張也慾焉得剛元忠之謂矣

比干知吾此心

綱丙午二年春三月殺附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永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后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憬亡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袁楚客書責魏元忠

綱大置員外郎魏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

魏元忠不正十失

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一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元忠得書謝愧元忠戒之在得

胡寅曰中宗勇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焰豈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

綱夏四月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宋璟為貝州刺史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

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珣、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為方
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
都督劉仁軌斬之。三思惡思貞璟出之。

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為遠州司馬。武三
思使鄭愔告暉等與王同皎通謀。故各貶之。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
弟。所為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三思陰令
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
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崔湜說三思矯制
遣周利用等殺之。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
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

為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其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周利
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歐陽修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
謀深矣。謂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甚淺
耶。釁芽一啓。為豔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母亦
神奪其明。厚帝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

五王功賢平

平勃
遠矣

尹起莘曰。武氏亂唐。人神共怒。敬暉等并謀協智。不遺餘力。僅
能反正。復辟方是之時。儻能深明大義。數武氏滅唐社稷之罪。
廢而絕之。然後取其黨與。族類必殺。無赦盡磔。而尸諸市。聲其
大惡。布告中外。庶幾上答祖宗在天之靈。下釋四海臣民之憤。
若弗暇也。夫何謀之不臧。僅能誅二張等輩。而禍本亂根。反置
不問。遂使餘燼復張。迄至受制賊手。駢首屠戮。不啻如机上肉。
故綱目於此。不書武三思殺敬暉等。而書暉等為三思所殺。變
文起義。若曰。三思非能殺暉等。暉等自為三思所殺矣。蓋所以
痛恨諸人不知大義。失
於處斷。以至此極也。

諸人不知大

義

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州刺史。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屬
以善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

判

竇從一不能
奪李元紘之

元紘署判無動

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長者用刑不枉

綱流鄭普思於儋州普思聚黨於雍岐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者不死始謂是乎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之

鑑丁未景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為左右所殺

多祚不知春秋之義

胡寅曰衛蒯聩欲殺南子至於出奔春秋罪之重俊則又甚矣多祚無外庭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脇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得乎為多祚者於重俊之請拒之可也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青蠅之詩良可畏

綱安樂公主宗楚客謀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使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柰何疑之上素友愛事遂寢右補闕吳兢上疏曰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欲陷之極法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第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訂義小雅詩刺幽王也青蠅汗穢能變白黑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免於難

綱貶魏元忠為務川今貴州思南府婺川縣尉太子重俊起兵脇元忠子昇

以自隨太子死昇為亂兵所殺元忠揚言元惡已死雖昇獲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

制不許乃貶之務川行至涪陵今四川涪州而卒

胡寅曰當元忠被召之時三思擅權五王受制帝后內亂妖妄肆行事可知矣元忠聞之逡巡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復位容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相位依違取容名節盡隳而終不免可以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

綱戊申二年春二月赦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

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

奏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

樂則天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曲名武氏入宮賜號娥媚娘皇后未

受命天下歌桑條常永徽末里有桑條常樂之歌謹上桑條常歌十二篇請編

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愔又引而申之上悅皆受

厚賞

綱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訂義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

靈武東城南直榆林首尾相應以絕突厥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畝

元忠知進而不知退

天下歌桃李子

天下歌桑條常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重仁愿而輕元楷

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寇至

當併力出戰固有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也其後

常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人以其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綱夏四月置脩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為

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然爭

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謹之士莫得進矣

綱秋七月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郝國夫人上官婕妤等皆依

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奴也獲婢也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無朱

也除官斜封不正封也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

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

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

斜封墨敕除官

綱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員外郎李朝

朝隱一無所顧

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婕妤立外

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

相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以上好擊毬。灑油

以築毬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

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

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

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

戰士不盡力。朝廷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

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疏奏不省。

清源尉呂元泰亦上疏諫造寺不聽。

冬十一月。召武攸緒於高山。敕禮官於兩儀殿設位。行問道之

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

寒溫外不交

一言

武平一請抑

外戚

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一亦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常氏但請抑損已家優制。不許。

郭山惲獨歌
鹿鳴蟋蟀

綱。已酉二年春正月。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雅蟋蟀。唐。明日

李景伯迴波

賜山惲。勅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奉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

李景伯直諫

官
李日知賦定
昆池詩

郎李日知詩曰。所願慙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綱。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

蕭至忠為侍中。常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時監察御

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

和事天子

三無坐處

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冗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之弟。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旦為帝。及后改唐為周。立為皇嗣。封相。王中宗崩。乃即位。僅二年。壽五十五。帝因其子之功。在位不久。無可稱者。然監前代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

鑑庚戌四年

睿宗皇帝景雲元年

夏五月。上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

欽明八風舞

作八風舞

西北立冬曰不周。風正北冬至曰廣莫。風東北立春曰條。風正東春分曰明庶。風東南立夏曰清明。風正南夏至曰景。風西南立秋曰涼。風正西秋分曰閭闔。風

祝公五經掃地

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六月。皇后萬氏弑。帝於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

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初定州人即。上言。皇后宗楚客

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

欽融抗言不撓

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

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為皇太女。乃相與合

謀於餅餠中。進毒。中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

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臨朝攝政。殤帝即位。時年十六。

尹起莘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中宗自復位以來。于今六載。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畧無一善。可紀其禍。咸所自取。初無足恤。向非太宗德澤在人。未泯則唐之滅亡。必矣。夫其所以極情淫逸者。不過欲取樂而已。詎知禍機伏於其中。然後知古之帝王。兢兢業業。不遜聲色。非惡逸樂而好憂勤也。中外莫安。社稷鞏固。所謂莫大之樂。蓋自憂勤中得之。豈必恣情極意。而後為樂哉。後之有天下國家者。監中宗之所以失體。帝王之所以得其庶矣乎。

帝王莫大之樂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相王子

臨淄王隆基謀匡復社稷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

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劉幽求等入苑中伺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於是萬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攻白獸門斬關而入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及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功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等皆斬之屍常后於市諸韋襁褓兒無免者武氏宗屬誅竄殆盡

隆基二奴王毛仲李守信皆超拜將軍

綱相王旦即位廢重茂復爲溫王劉幽求言於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置於內宅

胡寅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爾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淆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聞變登樓然後昇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燭微惜哉

幽求智不燭

鑑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

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

宋王不敢居平王之上平王功德無可疑

王隆基為太子

徐昭文曰先儒有言善哉宋王之讓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曰斯言也宋王所自言因事處變一時之權司馬公言立嫡以長禮之正也

宋王泰伯之志

宋王無德而稱

姚宋協心革弊

范祖禹曰太子者君之貳父之統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二公立言垂教斯所謂萬世不易之大經然宋王之志泰伯之志也泰伯不逃則王季不得立宋王不讓則明皇不得為太子明皇舉事時其志將以自取也至於內外皆定天下歸心不得已迎睿宗其於父兄之間有慚德焉若宋王如隱太子而不避則開元治亂又未可知也觀其專事娛樂未嘗及時政長枕大衾非明皇素友愛也宋王有以啓之耳然則宋王亦無德而稱焉

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鑑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脩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綱秋七月贈即安燕欽融蘇安恒諫議大夫贈帝月朔宣州刺史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李多祚等官爵太府少卿韋湊上書以為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雪恐所未安上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但停多祚贈官而已

綱罷斜封官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數千人

綱冬十月許公蘇瓌卒制起復瓌子頊為工部侍郎頊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綱十二月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舊制又屬吏

蘇頊固辭起服日知不敢發言以宋璟姚元之為吏兵尚

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
盧從原為侍郎皆不畏疆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
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鷹搏狡兔須
急救

綱貶祝欽明郭山暉為諸州長史侍御史倪若水彈奏欽明山暉
亂常改作希旨病君於是左授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
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繩姦慝亦
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胡寅曰王者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
疑衆殺不以聽焉祝郭二人縱不誅死尚當盡削官秩投之四
裔今雖貶黜而有民有
社夫豈足以示懲哉

綱辛亥景雲二年春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
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初太平公主以太子
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與

帝安石固辭
不往

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
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
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
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瞿然曰朕知之矣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
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
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
稷之至計也上悅於是出二王刺州公主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
以下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

張說所言社
稷至計

崔洳請復斜
封官

綱復斜封官殿中侍御史崔洳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
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
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叙用

胡寅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
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沽美譽於群小豈所以為君

五 睿宗以六居

爾以桓靈待我則姦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於陽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綱貶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為楚州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故有是命

綱夏四月上召近臣謂曰朕素懷淡泊不以萬乘為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侍御史和逢堯太平公主之黨對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綱六月置十二道按察使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按察使而已

損之又損至無為

綱十一月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上召天台

山名在台州府天台縣西

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嘆曰廣成之言無

廣成之言無以過

以過也訂義

廣成子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

此中大有佳處

藏用指終南山

在陝西武功縣東

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

終南仕宦疾徑

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

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蕭至忠九代卿族

綱壬子太極元年春正月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嘆曰九代卿

非所望於蕭君

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環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邊策馬而去。
綱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

鑑八月壬辰，上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庚子，太子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至大刑政決於上皇。立妃王氏為皇后。

庭中徐行

天子當以安社稷宗廟為事

綱流劉幽求於封州，上之為太子也。王琚至長安，見上至庭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太平公主凶狠無比，大臣多為之用。天子之孝，當以安社稷宗廟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是

時大臣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暉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暉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之。

李日知不杖令史

綱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鑑綱四十卷終

